蜀中廣記

一三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模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二

邊防記第三

明 曹學佺 撰

川西三

龍安府 青川 石泉 安縣

安綿道開府綿州轄龍安青州石泉綿州諸將領守備指揮一人比都指揮體統駐石泉而龍安衆將同城以

31927

居龍州古氐羌地漢曰陰平道註云有夷之地曰道如剛氐道甸氐道之類是也北部都尉治此永平後始稱郡自後或稱江油或稱平武或曰龍州或曰龍門或改靈應郡或改政州時代不同因革亦異宋景定間臨印人薛嚴以進士來守是州捍衛有功得世襲焉家譜為戰國薛居州之後也國初其裔薛文勝歸附仍授知州時千夫長隴西李仁廣提領官高郵王祥給我餉饋蜀平賜李州同知王州判官宣德中以征松潘功陞州

為宣撫薛氏世宣撫使李為副使王為僉事各統土兵
五百分守白馬白草木瓜三番嘉靖末年薛兆乾謀逆
伏誅遂改宣撫司為龍安府割成都之石泉保寧之江
油及青川千戶所隸焉降兆乾庶弟襲土知事王氏李
氏俱襲土通判列銜本府分守如前仍移小河參將於
府城彈壓之附郭平武縣萬厯十九年始設也江油地
雖腹裏然實糧運之咽喉矣　益州記曰江水自白馬
嶺迴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百二

十里而至北部北部即龍州也白馬箐地隸
王通判在府正北三百里北通階文西抵漳臘其生番
號黑人延袤數百里碉房不計有名色可舉者凡十八
寨寨多不過四五百人少可二百人而已設有散牌總牌
等名目以約束之番僧番舍諸號以誘化之法甚密也
嘉靖元年白馬跳梁用兵五千分五路而進一由鐵龍
堡一由黃羊關一由三舍堡一由北雄關一會兵陝西
由階文入大創之而喘息聽命矣　白草番隸李通判在

府西南四百里東抵石泉約七十里西抵南路生番南抵茂州番北抵平武縣境蓋唐吐蕃贊普遺種也上下白草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險阻往往剽奪為患嘉靖二十五年大征用兵三萬七千一由龍州一由石泉一由霸底所斬獲甚多事平增雙溪大魚永平奠邊諸堡革撫賞斷鹽茶予以白旗永寨入龍之路於是霸底河西風村等十一寨永平河東北草等十七寨週數百里男女四千餘人相率來降許其畜髮頂巾送子讀書

習學華語歲輸糧鵝為氓編走馬嶺一帶為十村由
平一村以至平十村也射溪溝一帶為八村自一化以
至八化村也村立一長長即舊番牌之號又有風村嶺
等二十寨尚仍舊名亦同時歸順者事在萬歷十七年
木瓜番隸薛知事在府上游近小河千戶所境土迫
促種類不蕃雖有五寨約男女不二三百人先是統於
薛氏受其歲賞嘉靖二十三年勾引白草番反為之鄉
導事平止許歲至小河領賞不得度大魚關　青川千

戶所白馬番之後路東抵白水陽平關陝西寧羌州界
西通白馬路轉古城驛而抵龍安南至椒園堡叢林密
箐多盜賊北通青塘嶺直達階文寰宇記云後魏之馬
盤縣也有馬盤山高三千二百丈其形似馬盤旋而上
隋改馬盤為青川縣圖經云清水出啼胡山濶五丈東
流入利州界其水清美亦云啼胡水矣志作醍醐蓋美
名之圖經曰青川東三百四十里為白水江鄧艾伐蜀
嘗作浮橋於此按華陽國志平武縣有關尉自景谷有

步道徑江油左擔出涪鄧艾伐蜀道也　志云所北十
里有大雄山峻極出於雲表即北雄關也近又設控夷
關牆垣營壘完固堪守稍前為瓦舍壩乃熟番保保住
種地其衆怯弱易馴按廣輿考有思曩安撫司設於此
矣　石泉北隣土永平西連青岡壩底諸番最稱强悍
壩底守備駐劉縣城　復土堡在縣西北稍南為青岡
各相去十里許介二堡間有青泗口路通壩底河東河
西白草青片諸生熟夷隸石泉守備提調　東二十里

為永平堡設在山崖形勢斗峻控制白草諸番隘口永
平西三里為黃邊關關南里許為火草坪火草北十五
里為萬安東二十里為喜定俱永平把守指揮提調
北四十里為壩底其地東抵通寧西連白草南距石泉
北通青片堡其南十五里為石板關東十五里為石泉
堡又五里為白印墩壩底把守指揮提調　大印堡設
于山阜巍然天險亦白草番出没之要路也堡西二十
里為茆堆又五里為山茅東一舍為徐塘徐塘北

一舍為伏羌伏羌北兩舍為大方關關與大印相首尾矣故屬大印把守指揮提調　安縣東至涪城西極綿竹南通羅江北達石泉境內雖無夸族然而迫隣睢水曲山疊溪諸關堡則天池大壩白草青片等寨亦其接壤也曲山關介在當縣石泉平武三路睢水關為當縣綿州適中之地面山負水平衍沃饒關西一舍名綿堰堡綿水發源於此關東一舍名疊溪堡乃白草番後路形勢孤懸安綿倚為保障設有官軍鄉勇屬睢水關把

守提調

蜀中廣記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三十四

邊防記第四

上川南道

建昌道開府建昌衛轄行都司三員一署篆一操練一屯局近改屯局為遊擊將軍守備二員一駐鎮西所一駐雅州所近又增設會鹽守備一員領衛六曰建昌曰

建昌前衛同一治曰會川曰鹽井曰越巂曰寧番自為
治　建昌衛本漢邛都國地漢武元封六年以廣漢之
西部蜀郡之南部為越巂郡即此水經注曰巂山有巂
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王莽改為集巂矣巂水即繩
若水似隨水地而更名焉郡領邛都蘇祁闡臺登會無
大笮定笮三縣里水安上馬湖十一縣或治邛都或治
會無遷徙不常十道志云秦魏晉以還蠻獠恃險鈔竊乍
服乍叛至齊復來納款因為巂越獠郡以統之按總志

作獠郡即獠也是蜀音之訛獠種每三年一櫛髮其日宰牛羊以祭天及祖父始加梳世俗獠頭之說本此寰宇記後周武帝征越嶲開地立嚴州取其嚴敬為稱隋開皇四年改為西寧州又改嶲州唐武德初嶲州領越嶲邛部可天蘇和臺登五縣二年又置昆明縣三年置總管府貞觀二年割雅州陽山漢源二縣來屬八年又置和集縣天寶元年改越嶲郡依舊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為嶲州至德後沒入番貞元十二年復太和中徙

治臺登縣按漢臺登在今治北百里外隋臺登在大渡
河北未詳孰是總志唐懿宗時郡為蒙詔所據改曰建
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路又立羅羅
斯宣慰司以統之國朝洪武間克元將伊嚕特穆爾貴
哈喇因罷宣慰司置建昌衛改建昌路為府旋廢改衛
為軍民指揮使司編戶通計六十七里　其形勝金沙
江畫前大渡河界後牛欄江鎮左打沖河鑿右其幅員
東西廣五百五十里南北袤九百二十里東至烏蒙府

界五百里西至常郎堡生吐蕃界五十里南至雲南武
定府界七百八十里北至寧番衛百九十里至越嶲衛
二百八十里至鹽井衛三百里至會川衛五百里至省
城千四百八十里　九州要紀云嶲尚之西有文夸人身
青而有文如龍鱗於臂脛之間將婚會於路歌謠相感
合以為夫婦焉又有穿鼻儋耳種瘴氣有聲著人人死
著木木折號曰鬼巢也有濮夸在郡界千里常居木上
作屋有尾長二寸若損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穿穴

以安尾亦名尾濮有木耳夸死積薪燒之煙正則大殺牛羊相賀以作樂若遇風煙旁散乃大悲哭　本志云東門十部蠻羣居竹籬板舍不事修飾刻木為信裙不過脛或時乘馬則併坐橫足酋長死無子則妻女繼之俗尚火葬而樂送以鼓吹為送終有疾者不用醫藥名女巫以雞骨卜事無巨細皆決之巫善製堅盾利刀又能作弩置毒其末沾血則立斃矣　上南志云建昌城外二河曰慷遠曰寧遠俱流入瀘水以合金沙江瀘水

在治南十里外有光福寺舊濾山寺也元史云其水深
廣而多瘴鮮有人行春夏常熱可煬雞豚然諸葛武侯
渡處尚在下流與會川衛相近志云海子在城東十五
里人多游汎其中又東南十五里曰螺髻山以形似名
東百三十里曰涼山羣峰競爽四時皆寒近松坪臘乃
之界　按漢置越嶲郡所領縣十一曰邛都曰闡令越
嶲及邛部長官司是曰定筰令之鹽井曰會無令之會
川曰蘇示令之禮州曰大筰令之黎州曰馬湖令之馬

湖府曰臺登解已見前曰三絳今屬雲南惟安上縣有
水路諸葛武侯由之入越嶲者別將高定元自畢水多
為壘守焉孟康註畢水曰班水華陽國志以為或去郡
三百里或去郡八百里俱晉時省有名而已是在道將
已失攷矣志又云治南一百八十步有德昌舊府三十
里有武侯故城東一里有永定舊州二里有孟獲城東
三百里有元時北社縣國初改為碧社東四百里有元
時中縣其先曰中州也　土夲攷云元至正間置建昌

路以其地為建安州隸雲南行中書省洪武四年鎮國上將軍羅羅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孫配率衆歸附遂命以招安旁夸有功授昭勇將軍子孫世襲尋改授土指揮使帶銜建昌衛不給符印置院於城東郭外里許使居之所屬有四十八馬站火頭吐蕃棘人子伯夸摩些猞猁猓玀回紇諸部各種類散居山谷間北至大渡南及金沙東抵烏蒙西訖鹽井延袤殆千餘里昌普濟威龍三州長官司隸之有把事四人世轄其衆皆節制於

閻衛諸帥西夸大酋此殆為稱首云配六世孫安忠無後妻鳳氏管事鳳氏死族人安登繼襲復無子繼妻祿氏管事近日祿氏死以族姪安崇業嗣所轄有四驛曰祿馬阿用白水濾沽各以百里為差併涼山拖郎桐槽熱水等夸亦皆以强弱為向背矣　按祿氏與崇業不相能者十數載又養那故為假子其惡奴祿祈從吏之甚力歲相讐殺無寧宇予以庚戌署司事移會該道悉心調停稍就約

東因看得夫亡妻繼固諸夸家風也然亦有說焉令
祿氏者黨逆奴養假子而謀絕安嗣禍之不悔日相尋
于干戈其誰能許之令那故殺矣祿祈逐矣安崇業嗣
定矣是於復仇之義得而姑姪子母之分明也如此即
順夸猓之情奉鈐束之誡其于理法亦未嘗廢也崇業
父子承宗祧以他日修職業于茲時如山之固豈俟河
之清乎時崇業管土操捕聽繼不久即眞長官司矣
禮州千戶所二曰後曰中在衛北六十里漢之蕪示縣

也顏師古曰示讀如祇後漢書永平中越嶲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夲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夲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祀即此夲也華陽國志漢末蘇示縣夲王及弟隗渠數背叛安南將軍馬忠誘殺之周地圖經云武帝天和三年開越嶲立蘇祁縣於縣置亮善郡志謂隋名蘇祇唐名蘇祈皆一義也唐末吐蕃烏白蠻迭據其地號龍磨城元置禮州今為二所因其名　應劭注漢書

云蕝示縣西北有尼池按今曲池是也師古曰奇池尼
古夷字寰宇記云尼池名本出山海經未詳　打沖河
千戶所在衛西百四十里唐之沙野城元瀘州之地本
名黑會江又名納奇江源出吐蕃流合金沙江　德昌
千戶所在衛南百四十里元置定昌路尋改德昌本朝
於此置所因其名　昌州長官司在衛南二百里宋之
阿屈部也至元中置昌州于此德昌路總管府居其中
洪武元年盧尼姑歸附貢馬使世襲昌州知州二十七

年平伊噜特穆爾之亂改長官司遇朝覲之歲具所管
夸民木册附進　普濟州長官司在衛西南二百四十
里本坪甸夸也後屬屈部獹魯世居之元置普濟州於
北國朝洪武十八年土官吉撒加歸附賜給印勅授普
濟州知州後改為長官司　威龍州長官司衛東南四
百一十里夸名巴率有三部至元中併三部置威龍州
屬德昌路洪武初土官白氏來貢給授印勅世襲與昌
州普濟同惟所認糧差多逋負不及二司如約耳上南

志云大渡河入雲南之驛途夸名巴翠部又名沙媧部
其酋獹荒種也九種志云猺猓之人身體矮小居山野
草房男女俱用白布纏頭身穿短衣常帶弓弩捕鼠開
種雜糧為生病以牛羊猪胎為藥婚姻酒食類西番喪
葬類猓玀獨於燒骸處拔一草根頓小籃內回家以宗
祖云

會川衛

上南志云會川在漢風琶之寧臺登之墅而越嶲郡之

會無縣也寰宇記云會川縣本漢邛都縣地唐上元二
年移邛都縣於會川鎮城内安置以川原並會故名南
詔得之置會川都督府號清寧郡宋時屬大理為會川
府元置會川路治武安州隸羅羅所宣慰司國初復立
會川府領武安永昌麻龍等州尋改為會川衛軍民指
揮使司領迷易千戶所城週千二百五丈有奇編戶十
八里　志云武安舊州在衛南十里永昌舊州在衛西
五里即會同府也麻龍舊州在衛東五十里地名綽羅

能元時屬閬畔部東南百里外又有舊通安州舊姜州舊隆州俱元時置　華陽國志會無縣山色青碧故其東南葛砧蜜勒諸山或產石碌有三色或產石青有四色或產鑛銀志云治內寶藏寺落成未牓而密勒山銀場始出因以寶藏為名又有勝功寺金碧交輝邊隅之望刹也　寰宇記會川縣南有大冢諸葛武侯駐師此地士卒多癘疫死設此葬之會無川傍川上有深巖巖中多仙人葬莫測其來遠望如牕牖其棺內多碧骨如

珠華陽國志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閉戶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本志云衛城東有玄泉色近黑民賴以灌田常以仲春月祀之　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郡界出拓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岸高三千丈四時多瘴氣四五月間發人衝之死故武侯以夏渡為艱水淺急而多巉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溪水經註云瀘峰最為高秀孤高二千餘丈是山於晉泰康中崩

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特有瘴氣又云
晉明帝太寧二年孝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
王遜遣將軍姚岳擊之戰于堂琅驤軍大敗岳追之至
瀘水越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
冠恰裂而卒矣　志云會川南八十里瀘沽河源出少
相公嶺入金沙江又云西南二百五十里金沙江源出
吐蕃東流合瀘水至黎溪接馬湖江有嵐瘴隆冬人過
雖袒裼皆流汗惟雨中及夜渡無害夾岸皆石江中沙

土色黃故曰金一在武定之南一在桃安之左容齋隨
筆云淳化間嘉州士人辛怡顯使南詔至姚州其節度
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
非貢獻征討不得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
今遣本部軍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並設酒醊請
先祭享而後渡焉　華陽國志三縫縣一名小會無音
三播通道寧州渡瀘得蜻蛉縣有長谷石時坪中有石
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亏昔牧豬於此一朝豬化為

石迄今亏不敢牧於此　水經注曰蜻蛉水又東注于
繩水繩水又逕三縫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縫縣淹
水注之三縫小會無也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逕
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
存焉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
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按後漢書安帝紀曰永
初六年詔越巂郡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皆馬苑矣又
令益州郡置萬歲苑建為郡置漢平苑云　迷易千戶

所在衛西北八十里元置國初為會川千戶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衛志云南六十里有迷郎關即寧宇記之迷水鎮也有滇池方三百里源深濶下流淺狹有似倒流故名滇池矣　土夲考曰迷易土官賢姓也初雲南景東府麼夲頭目阿駭徙其屬來住種洪武十六年歸附以隨征東川芒部二府效勞授世襲副千戶該所印信以武弁推選今土官賢氏居城外專理巡捕管東八百戶麼夲而已　土夲考云會川衛東南十里為石漥

堡又四十里為虎街堡四十里為姜州堡會鹽守備司
駐劄其中衛西南三十里為箐山口又八十里為火燒
腰驛去驛五里為五里坡又十五里為 蚕即闕路通紅卜苴
夸寨五十里為七墩堡路通黎溪州夸寨按志黎溪舊
州在衛南百五十里唐時南詔閣羅鳳徙白蠻戍此即
白夷也城後為羅羅蠻所據宋屬大理元始置州九種
志云白夸人頭裹黑帕戴笋籮尖帽以傭田為生婦女
養蠶收絲織作亦巧謂之白夸錦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妻妾奉夫甚嚴婦女不妬忌夫宿妻房妻事之如婢飲
食凡草木無毒者六畜外鼠蛇蛙蝘及飛生蟲皆瀹食
之諺云青青白莟菜動動白莟肉婚姻男家先用碗水
澆女足謂之水授婦戰陣所獲謂之王旗婦初生小兒
即抱於河中洗之男女日日浴於河中居多近水束裝
日如遠行故遷徙無定焉死有棺槨葬埋名墳曰罷休
又有一種撲厮夜變為鬼盜人財物及掘新墳尸咒使
變魚形市之志云黎溪驛北有荷花池盛夏香來可以

辟瘴為夸方勝處驛去七墩十五里又八十里為塔甲
渡巡檢司又四十里為松坪關關近滇境上金沙江去
松坪關可三十里云

鹽井衛

治在建昌西三百里城週六百五十丈編戶二十六古
定筰縣也華陽國志云筰筰夸也南中曰昆明越巂曰
筰皆一種也縣在越巂郡西渡渡水實剛徼曰麼沙夸
志謂麼些人病則刺肉取血有誓則擊石或撻狗者也

寰宇記曰昆明縣本漢定筰縣也唐武德二年於此置昆明縣蓋以南接昆明夸為名天寶中又置昆明軍以鎮撫之通志云唐末南詔得嶲以昆明縣為香城郡宋時為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至元中於黑白鹽井置閏鹽縣又於此置柏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初改柏興千戶所旋改今衛又於二井置鹽課司司在治東

華陽國志定筰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鹽漢末夸皆錮之張嶷為太守往爭夸帥夸槃木明不肯

服凝擒撻殺之後賞賜餘類皆安宮迄有之寰宇記云
定笮民取井水先積薪以火燒過以水澆灰即成黑鹽
煉之縣又有鐵石山山有碁石火燒之成鐵為劒戟極
剛利此在衛西北七十里矣　志云衛南十里栢林山
山多松栢其緑衆天栢與府之名取此西三十里有斛
棘和山産金為利寶掲勒蠻所居隋唐之世于此置金
州焉　土夸考云鹽井之沙坪驛在瀘河西去建昌僅
四十里又十五里為紙房堡十里為瀘州治所也河東

之高山堡路通馬者馬羅諸夸去高山二十里為沙坪
堡通麻科七村牙礦諸夸又十里為德力堡通祿馬祿
曹諸夸又十里為河口驛即打沖河也去驛三里河東
為中前所河西為中左所　上南志曰衛東北百八十
里打沖河索橋兩山壁立水勢汹湧狼牙相拒舟楫不
通橋兩崖用大石堆砌樹洞門二座每洞樹將軍柱一
百八根洞門外立井口大柱四根上穿篾纜十八條繫
於將軍柱上纜上鋪板三十六逼兩旁用小纜掛繫如

槽橫亘四十二丈邊陲之天險也莊安世渡瀘初畧曰
鹽井城池頹壞已久軍民逃散日甚一日今高山箐口
之墟人跡罕然衙驛倉庫鞠為荒草推原其故蓋由索
橋之險難通糧運不及是以皆轉徙而之河西矣迄今
聚為室家享成世業計屯田千二百一十八分有奇而
附城之屯所出不過菱芡而已瀘州一帶駝運入鹽井
必經索橋約路二百八十餘里又夸人阿遮與切兒卜
搆禍以來仇殺無虛日不為淵藪魚耶　土夸考云去

打沖河二十里為梅子堡通禄馬禄曹諸寨又十里為禄馬堡十里為紹興堡又五里為平川驛五里為杭州堡又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上功堡又十里為馬蹚堡十里為新添堡又十里為鴛鴦堡十里為涼山堡又十里為高山堡十里為箐口堡又十里為安井驛自衛至雲南永寧府界七百八十里麗江府界五百里　馬剌長官司在衛南三百里元之落蘭部也其村落多白夸居之鹽井志云白夸之近漢者能知天變

遇日月食少長男女爭擊簑杵盆勺成聲仰天拜懇婚
姻潑水為媒証產子三日則浴之河死用塊葬名罷休
老人婦人穿無摺桶裙謂脂粉為解老又能種綿養蠶
以織染為五色絲絨提機作花每段寬尺餘長二丈一
尺粗者為錦細者為紗　土產考曰馬剌又名瓦剌土
官姓阿氏國初歸附授職世官舊部落仍俾統管賦本
衛秋糧百二十石其地接壤雲南北勝州稱寬饒庶富
人亦優馴　打沖河守禦千戶所洪武立中左一所今分

為五在衛北百六十里唐為沙野城今沙平遞運所其舊址也元為建昌路瀘州之地　左所土千户姓剌洪武二十五年征伊嚕特穆爾賈哈剌土人剌他効順來歸其子剌馬非復貢馬赴京授本所副千户永樂十一年陞正以別于四所地與麗江永寧二府為隣麗江土官木氏每來侵之土地夸民失其半　右所土千户姓八先年與各所同進馬後議留馬協濟驛遞免貢中所土千户姓剌前所土千户姓阿後所土千户姓卜已上

五所俱土著人以國初歸附授官貢馬事例皆同但與麗江接壤為所蠶食不克自振惟日事強免害而已

越嶲衛 邛都長官司附

志云漢邛都及闡二縣地也邛都即當衛治闡縣即邛部長官治在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週二百九十丈不及四里治北半舍外有舊城寰宇記所謂奴諾城諸葛武侯征蠻所築憩軍之所以奴諾川為名矣　其界東至馬湖沐川司南至寧番小相公嶺西至喇八關外

北至大渡河南岸高山峻嶺居十之九地土瘠薄不產五穀惟畜養牛馬射獵以供饔飧唐書云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七命侵攘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曰蠻蠻曰川都王蒙備死氣未絶其妻子以錦數疋相續繫死者曳之於地置十數里外高山上令氣絶乃復以錦被裹而埋之會其族哭焉名作鬼親守近州蠻人說其事　後漢書西南夷傳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武帝初

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
邛河註云邛池在越巂縣東南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
置越巂縣于此屬西寧州後改屬巂州　李膺益州記
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戴角小蛇
在牀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至丈餘令有駿馬為蛇吸
殺因責姥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深無所見益遷
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令何殺我母當為報讐言此後
每夜輒聞雷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感驚語汝頭那忽

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
陷河惟姥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
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宛
然按國朝嘉靖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建昌寧番
二衛地震如雷吼者數陣司及二衛公署內外民居城
垣一時皆塌壓死都指揮一人指揮二人千夫長四人
百夫長一人所鎮撫一人吏三人士夫一人大學生一
人土官土婦各一人軍民夸獠不計水湧地裂陷下三

四尺衛城内外若浮堤而已震至次月初六猶不休陷
河之說殆是實然　衛南有羅羅河東流與大渡河合
衛北魚洞河源出吐蕃又流與羅羅河合按南中八部
志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河縱廣二百里深百餘丈河中
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之如戴鐵釜即魚洞河也或
云即是陷河　志又云南十五里金馬山丈昌帝君降
生地有祠焉即化書所稱誕於越嶲之間矣南四十里
小相公嶺石磴崎嶇自麓至頂十五里武侯所開也志

又云西五十餘里大雪山四時積雪與小相公嶺接夸
名阿露山北三十里石嵓洞中可容十餘人南北厓傍
有石版扣之有聲鏗然謂之瓊鐘　寰宇記云邛部縣
本漢闡縣漢書闡作闌師古註音蘭周武帝天和三年
置邛部郡于此隋開皇三年罷郡改為縣仍帶邛部鎮
唐書至德初南詔陷嶲州勿邸兩林蠻遂羈屬土蕃
貞元中復納款以勿邸兩林都大鬼主苴嵓兼邛部團練使封長
川郡公而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韋皐書乞兵攻吐

蕃臬遣將劉朝彩等持兵應之大破吐蕃于北谷詔封
首那時為順政郡王首夢衝為懷化郡王已而夢衝復
附吐蕃臬名至琵琶川斬之元宗天寶初邛部都鬼王
阿伏常遣子入貢通志云元初置邛部安撫招討司已
改邛部州國初嶺眞伯歸附尚稱招討使於是以為邛
部軍民州永樂中改長官司使嶺氏世守之屬越巂衛

土參考云萬歷初年土官嶺柏死孽子應昇負印去
柏庶沙氏爭之不得逆酋阿堆等擁沙氏焚利濟站廬

舍擁兵臨城總戎劉顯詰彼勘處沙氏悔禍殺阿琫等自績顯遂以印歸之後沙氏淫於族人阿祭負印去祭死其子嶺鳳起嗾他酋刺殺應昇當事者因平蠻之師誘鳳起縶之收其印而誅行刺者百餘人印無所歸緘而置之庫中所部夸無統肆行為盜乙酉丙戌間黑骨夸阿弓等手刃送哨官於小相公嶺剖其腸而普雄酋姑咱等乘勢蜂起郵傳告絶遠近震恐歲丁亥動大兵斬馘千數道路始通鳳起旋亦病亡其東近峨眉者數

百家相率歸附因置平夷歸化二堡以居焉詳見峨眉
三枝爪下他部落乃奉應昇妻李氏為主歲時起居不
絶而猙獰鐵口普雄三村最桀驁苟駕馭得宜亦足藉
其死力以捍野外生番也　土夸考又云大渡河南岸
為臨河堡與河北羊肆崖漢水口相對堡之上通大小
沖山及海腦壩夷村舊夷人聚落也九種志云夷人
重儒敬佛居傍城郭與漢人無異相見之禮惟長跪不
拜亦有讀書入學者臨河堡之下通鬼皮羅黑麻溪片

馬厰諸夸山徑峻絶通望山在其處寨守記黎州通望軍在大渡河南三十里唐至德元年在通望山下山自河南與朝陽衆山相連入雟州界過臨河十里為鎮蠻堡又名大樹堡在兩山峽口北臨大渡河與河北羊膌山相望為大小沖蕃往來之所五里為火燒營五里為李子坪七里至曬經關志云關在越雟衛東三百里高嶺山關傍廣石即三藏法師晒經處未詳又十里至白馬堡為猺玀鐵口諸蕃市易處十里至河南驛八里至

八里堡路通草八拍橋普馬等寨又十里即平夸堡也
在高山峽內路通筍坑紅水黑麻等寨十二里至古隘
堡路通那歷洗馬姑乃易集戶水八拍等寨其南隘廣
不盈丈兩岸壁立千仞峽內水淙淙奔流即韋皐所置
清溪關也詳見黎州唐琉璃仗義二城俱在其處二十
里至平壩堡輜軒于此設食焉有古隘口路通泥水二
十戶等寨與煖歹諸夸相隣又十里至鎮遠堡東連煖
歹椒園燕子窩諸夸西通洗馬姑赤利草必落等寨又

十里為鎮夸堡在高山稍平坦處又十五里即鎮西千戶所　鎮西所寧越守備駐扎城城負高阜南臨深坎西通竹麻哨阿迷羅等寨東通煖乃爪羅米頗柯羅回諸夸屹然一要害去所五里為海棠關又十里為鎮西驛又十五里為清水堡東通戛羅白石乾溝西抵竹麻洗馬姑等番有兵戍之又二十里為蔡葉堡在峽內平地亦於此飭厨傳馬又十五里為梅子堡路通蠟梅得那補蝦蟆窩等夸焚刼無虛日二十里為利濟驛十五

里為青岡關關北通獐兒姑青岡南通廣洪魚洞諸寨越嶲之門戶也魚洞者水入魚洞河矣又十五里通濟堡在嶲水西岸十里為越嶲衛衛在嶲水西廣平之地韋山環遶西通羊圈托烏雪山東通普雄大小赤口馬湖諸夷印部長官司舊設治東屬其提調去衛十五里有龍泉山寰宇記云要衝城下有龍泉水出龍泉山也下為龍泉驛又十五里為炒米關在高山峽內關即韋皐所築要衝城矣有鎮雄堡者去道五里而近路通普

雄兩河口等處十里為通相堡一名小哨十五里為長
老坪在小相嶺之北西通羊圈托烏東通普雄黑骨
頭諸夸又十里為相嶺關關設在小相嶺絶頂又十里
為靖邊堡在相嶺南通寧番衛界三渡水外生番東通
桐槽那噴沈喳等夸過此有新添九盤白石登相四堡
共四十五里以備行者又十里為雙橋堡十里為猓玀
關舊為玀猓窠穴也九種志云玀玀人性最惡刻木為
信男子摘鬚腰繫皮緪名饑飽索以帕裹頭夜不解刀

居山頂以板蓋屋刀耕火種性喜獵凡有事以炙羊
膀骨占吉凶出入必以兌器男女紐髮盤頭上下身衣
土綉花長衣赤脚無履外披細褶氈衫為上蓋饑食蕎
麥餅婚姻以牛羊馬禮酒席鋪松毛於地盤脚坐松上
男女分席殺牛羊剥皮猪用火燒卑割碎和蒜菜謂之
喫牲飲泡咂酒木碗木杓即其器皿食肉以竹簽為筯
喪禮男女俱無棺槨富家以綿段纏之故謂之獯鄂又
謂之羅羅也過關五里為灣村又八里為巡哨堡地稍

寬平又十里則寧番衛之晃山關矣

寧番衛

元時於邛都之野立府名曰蕪州借蕪示之義以名之也國初土官怕兀它從伊噜特穆爾為亂于是廢為衛降官為指揮環而居者皆西番種故曰寧番城週凡二千丈在建昌北百九十里東連越巂界北至西天烏思藏西隣三渡月落口編戶僅四里有晃山鎮西禮州等四千戶所相鈐束焉渡瀘初畧曰舊額寧番一衛為屯

者凡九十有二令無一人存矣行數十里雞犬無聲人煙絶跡間有一二存者亦刀鋸之餘遺耳結草為衣飢贏一骨此其狀何可令人見者　上南志曰衛南五里曰南山山勢屹然子午針也産白銅華陽國志邛都南山出銅即此志又云衛南三十里西山下響石長七尺濶三尺八寸厚三尺擊之聲如雲板志又云東百二十里有温泉四時皆煖可以療疾華陽國志邛都縣有温泉穴下流可治疾病餘多惡水水神護之不可汚穢及

沈亂髮照面則使人被惡疾水經註云昔孝驤敗孝流於温水是也　土夸攻云寧蕃蠻亮獷强悍刀耕火種遷徙無常不以積藏為事上南志云西蕃人身長大勇猛占住山頭性甚惡男子髮結成條面多垢積身帶兇器叛惡不常婦女髮亦結編懸帶珊瑚翠石為飾身著短衣羔以羊皮食以青稞磨麵作餅酥油煎茶為飯風俗女在父家為非無禁嫁後有犯夫永逐之所生男女亦棄去酒席泡咂酒殺牛羊肉食之病不服藥請蕃僧

誦經殺牛祈禳及死將生前所編纍喜鵲窠帽弓刀裝
斂盛以木桶於山嶺蓋一小房停放封閉永不復觀
土夸攷曰夸之錯居衛東南東北者頗馴擾惟西去月
落三渡水妙竹等一十九寨恃其險隘常引水外生蕃
不時入寇自萬歷丁亥建立定蕃堡募兵戍之稍斂跡
不敢出沒九盤白石瀘沽峽老君關等舊稱險絶一夫
荷鍾千騎辟易其間銅槽鐵廠諸夷尤肆其蜂蠆行者
股栗焉　晃山橋設千戶所一晃山者山形如晃方山

也在所西三里所去衛又百里元藸州地我朝正統七
年置以屬寧番者　土夸孜云晃山橋去晃山關五里
在孫水之滸橋因漢址而冠以今名馬按史記司馬相
如定西南夸橋孫水顏師古曰于孫水上作橋也孫水
源出于臺登俗謂之長河志云衛治東有長河南流會
瀘水過建昌衛而入金沙江即孫水也　晃山關堡與
建昌犬牙相錯建昌之瀘沽驛去晃山所六里與桐槽
站同處驛屬建昌而供張騎乘則寧番土官職也去桐

槽八里為太平關關在孫水上有渡軍守之十里為鹽井哨路通東山鐵厰軍民雜聚冶鑄之所又去建昌之瀘沽關即瀘沽峽兩山壁立峽深百餘丈澗不盈尋孫水流其中淙淙有聲人行東山嶺上俯視魂搖南北長五里中有觀音巖老君關棧道危峻設瀘沽巡檢司於瀘河東去巡司五里為鎮夷堡過此歷五十里為平蠻松林深溝龍溪平哨之名又十里則建昌衛之禮州城矣城在瀘河東自禮州行四十里歷安寧北哨青山理

經四堡又十里至建昌衛衛在山麓瀘川驛在城西磋
山堡在城南十里瀘水之上録馬驛在瀘水北去建昌
城兩舍自録馬東南行歷巴西鹿角凹腦者者黄泥什
結諸鋪至阿用驛凡一百二十里自阿用至白水站八
十里中隔半站營金川堡馬自白水三十里至可郎鋪
係威龍州地夸猓出没之鄉又二十里為公母石志云
兩石相隨人或分之明日復合土人呼為公母石猶言
翁姥也又五里為甸沙關建會二衛分界處北接威龍

司南近迷易所東連普雄法果等夸又二十里為麼些
塘舊麼些夸之墨也上南志云麼些人身長色黑男子
髮扭成索白手巾纏頭身著短衣足穿皮鞋身垢不洗
常帶兵器內著黑大編氈外披衣甲畜牧牛山羊以爻
爻羊骨占婦女紐髮細編短衣赤脚內披短氈尚以羊
皮青稞蕎麵乳餅酥油煎茶充饑病不服藥殺猪羊祭
鬼求安婚姻亦以牛羊為禮喪葬不用棺槨將猪取去
腸肚帶毛用物壓匾名曰猪腜用綾段布疋裹屍同用

柴燒化取頂骨并手足四肢掛懸崖絶頂上後三年殺
馬延番僧作佛事盡將骨棄去　志云冷水溝夲門木
术界在甸沙麼岁之中時為道路梗又十里為巴松驛
又二十里為分水嶺二十里為火燒舖又十里為虎頭
關十里為虎頭舖俱威龍夲之區又十里為周官嘴十
里為大龍驛又五里為寒婆營寒婆營乃接鎮西所矣
北二十餘里有路通麻龍仲村捲卜法果等夲不時為
患　萬歷壬子歲建南告急正值開科當事者策諸生

而予代為之答曰夫建南者非漢所稱西南夸而唐所
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來部落散處君長不齊約其
九種可得而言曰一㺜人二猓玀三白夸四西蕃五麼
些六猺獞七青海八回子九漁人是也而猓玀最猙獰
逼時習為邊患矣執事以戰守剿撫機宜下問欲得一
當而計安萬全甚盛心也某不敢以臆對語云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請遡其開閉之因叛服之狀而後計
有以處之者乎粤自洪荒入秦西南夸未常與中國通

也通西南夸由漢武帝之遣唐蒙也從笮關入見夜郎侯諭以威德約為置吏其意在渡牂柯江出奇以制東越耳治道無成巴蜀震驚乃用司馬相如諭告之非上意是時邛笮君長聞南夸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近蜀易通置為郡縣愈於南夸于是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黎郡而除邊益斥矣此開之始也蜀漢建興之歲昭烈殂殞益州郡耆帥雍闓等縛太守張裔與吳遣孟獲誘扇諸夸越巂夸

王高定等皆叛應闔諸葛武侯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及將南征參軍馬謖曰南中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令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窺吾勢內虛而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恐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武侯卒用其策生擒孟獲使觀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

乃七縱七擒之獲始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侯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為諫侯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又夸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能信皆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糧運而綱紀粗定夸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其豪傑孟獲等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侯之世夸不復反此撫而劓勦而撫之術也唐開元之歲南詔強大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

於是以兵威脅郡蠻連擊破吐蕃橫行邊郡而鮮于仲通有西瀰河之敗李宓有太和城之敗至全軍皆沒令彼築京觀焉而陷越嶲據清溪關駸駸及瀘水矣韋皐乃屯重兵于嶲州扼西瀘路是時南詔異牟尋欲誘之先攻東蠻皐不可曰嶲州實往來道扞蔽數州賊百計窺故嚴兵以守之彼東蠻者敢懷貳乎大歷之歲吐蕃南詔合入寇悉衆二十萬三道而趨曰吾欲取蜀以為東府乃遣神策將李晟發邠隴范陽兵亦以三道而環

救之晟追擊大破之于渡河外吐蕃南詔士卒饑寒
殞于崖谷死者不勝計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人而南
詔始請内附矣皐奏宜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復與異
牟尋約築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出朝廷所
賜器物笛工歌女命之曰當子子孫孫盡忠于唐比守
而戰戰而復守之之策也宋太祖平蜀之後取地圖觀
之乃以玉斧畫大渡河曰與夸為界凡我疆吏固守封
圻而已此閉之始也元以蒙古為驅除難建昌會同

置府邛部柏興置州若內地然至我太祖混一宇內神武不殺其大無外普氏倡之次爭歸順乃兼設夸漢之官並用文武之道為衛所者九為學校者三為長官司者四五而關堡驛遞蓋不啻棋布而星列矣此復開之由也說者曰漢武帝窮邊極遠逞一時之侈心而基後世無窮之禍患為計失矣然風氣欲開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開者固非其計失也又曰宋太祖重內輕外不欲以無益之地而損百姓有限之財力為計得矣然風

氣閉則有以使之不得不閉者亦非其計得也說者曰
今之世患無武侯耳使有侯者出七縱七擒天威所懾
北面稽首終身不敢貳然未及十年而夸帥劉胄叛矣
至于延熙則太守張嶷始復平定越巂郡矣安見其兢
兢于侯之盟誓約束也又曰今之世患無韋皐李晟耳
使有韋李者出提兵轉戰數千里斬首數萬馘斷吐蕃
之臂而臣服南詔如指掌然未及數年益州永昌蜀
郡諸夸皆應越巂叛矣太和咸通之歲則南詔且再入

成都矣又安見其惴惴于昔之救死扶傷也大抵犬羊之性嗜殺而少仁好譎而無信以戰爭為日用以掠奴為耕作其始而請置吏也貪賂耳其有時而乍降服也畏威耳是故或窺中國之虛焉而叛或拊之因循也而叛或責之嚴急也而叛或被人誘使之而叛或自已讐殺而叛或見可欲也而叛或修復舊怨而叛曷嘗有數十年耕鑿山谷閭嬉嬉以遊與邊陲共保安靜而無事哉我明開國不煩一鏃之矢一

介之使與夫錙銖尺寸之金帛而望風輸誠請為臣妾
得報可而拜一官爵攜印綬以誇示于族類保守其封
疆以比諸漢宋之為開而黷武閉而損威或致勞民傷
財之怨與夫失地退守之辱者其得其失為何如也國
初至今二百五十年所矣在寧蕃有土酋怕兀他從月
魯帖木兒之亂而總兵徐凱定之在越嶲有土官嶺鳳
起及黑骨咎阿弓四乞之亂而總兵劉顯定之所聞大
征不過此兩者其他畫地而守聚族而居納租稅飭郵

傳未嘗輒敢尤而效之夫以將不必忠武南康神策也以戰不必七縱七擒殺獲數萬人之衆也而安堵之日多蠢動之日少以比諸唐置蜀之今日服之明日復反長吏遭執縛之慘內地受剥虐之虞者其久其暫又為何如也獨此數年間漸不馴于漢法而勾引乎生蕃或跳梁于晃山所或嘯聚乎鄧家灣或利濟站之園而解散復合或梅子堡之役而殺戮相當近者南關之烽火且逼近于大將軍鎮西之梗塞且垂涎乎大渡河亦可謂

猖獗之甚滋蔓而難圖者矣以故羽書之告急無虛日
孤軍之待援如湯火而煩下執事者憂也生請先言時
勢之難易今昔之不同也而後及于剿撫戰守之機宜
可乎何謂難夫蜀以國事付諸葛出將入相惟其任之
調兵調食如出一手又且積蓄數年民豐用足而後及
于師旅今不能也既當倉卒之時又多掣肘之患矣武
侯征而服之用其豪帥出其軍資不留兵不糧運但使
今漢粗安專心北伐未嘗再一渡瀘今亦不能也軍民

與之錯處行旅出于其途矣何謂易在唐之時六詔合而為一南詔又與吐蕃合而為一動輒數十萬衆勢若常山之蛇彼聲東以擊西我救此則失彼而今無是也南詔隸於滇中吐蕃隔乎松茂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矣李晟之捷特將邠隴范陽兵五千直自邛崍關追擊之于大渡河韋皐之捷先斷吐蕃為二且借資于異牟尋之兵五千而今無是也如雲之士卒在前天險之瀘河在後我操必勝之勢矣是故蜀漢之所易者而我之所

難也李唐之所難者而我之所易也其時勢之不同如此以今日論之非戰不能解圍矣非勦不能以警服矣以他日論之非撫不足為結局矣非守不足為長策矣然勦之與撫可互用也貴因乎時戰之與守必兼資也貴乘乎勢此固智者能言之耳而勦之首務在動兵曰鵰勦曰大征多寡則相懸矣其實有可以相通者何則漢河平之歲西南夸嘗相攻矣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往解之不從命乃刻木像漢使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

將軍王鳳曰蠻夸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異奚復
守和解則彼得收獵其衆狂犯守尉遠藏濕暑毒草之
地雖有孫吳責育若入水火往心焦没智勇無所施宜
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預名穀積要害處選任
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倅尤不軌者而後可定
諸葛武侯之南征也別遣馬忠伐牂柯李恢向南中而
後渡瀘生虜孟獲是當其時雖無大征鵰剿之說然必
練士馬積糧穀相時而入分道而進其功乃可成也蓋

非大征則兵食不能厚非鵰勦則智勇無所施愚所謂可相通而用者也而戰之先資在饋餉曰主餉曰客餉彼此易推詰矣其實為關一不可者何則蜀建興之歲都督張翼用法嚴激夸帥叛丞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令還其人檄召謂翼宜速即罪翼曰吾臨戰場代人未至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忠因其資破賊唐之舊制歲秒運內粟以贍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

渡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之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後改
命轉卬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
不涉炎月遠民乃安是當其時雖無主餉客餉之說然
必自實于內接濟乎外有灌輸之功而無偏倚之患其
戍始可飽也蓋非主餉則恐道絕非客餉則恐中枯愚
所謂實關一不可者也撫之說益州刺史張喬常用
之矣越嶲夲封離反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
無人喬遣從事楊疎與戰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

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將士封雛等惶怖詣竦乞
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
姦猾侵犯蠻夸者九十人皆減死由此觀之非誅渠帥
之黠惡者與吏士之貪殘者不能聽吾撫也守之之道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嘗用之矣朝廷命德裕修清溪關
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曰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精加訓練則
蠻不敢動矣乃請甲人于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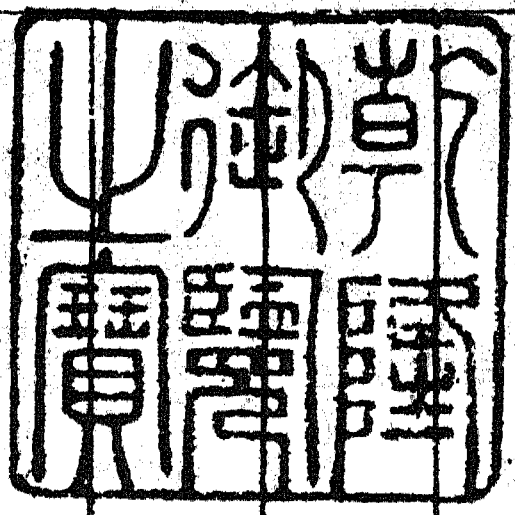
械犀利又率戶二百取一人習戰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以制大渡河清溪關之阻且謂傍人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其後李師望請移理邛州于是聲勢不相及南詔復騷動遂入成都由此觀之非臨河之區為屯田之計不能壯吾守也或曰若子之說則師之不可已矣然兵非難而飽為難目前之飽固難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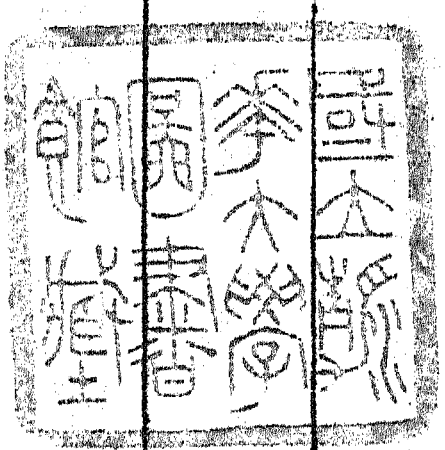
後之餉尤難若必增兵以守之則不幾歲而增餉乎
曰建南前者無兵也尺籍之士以五萬計不為不多矣
一士一田無待取給于外今所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士豈盡失伍乎田豈盡拋荒乎無乃強半實債帥之腹
而入豪強之手乎亦無乃所以資寇兵而齎盜糧乎則
簡稽而重訓練之胡可已也增募之兵以四千計亦不
為少矣游擊材官各以若干隸之矣今用命者不能十
分之一豈衆寡不敵乎豈前後牽製乎無乃貪餌而動

失虎豹在山之勢乎亦無乃望風而遁乏鷙鳥必擊之
威乎是責成而嚴賞罰之胡可已也此在大渡河以南
者言也河北富林至于黎州非所稱笮關沈黎之地乎
漢置兩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唐
李蔿皇實屯萬人于雅黎蓋重之矣今僅僅一游戎提
兵不滿五百且控制天全六番地于河以外不暇指顧
無乃太踈乎蓋欲援建昌先問越巂欲援越巂先問黎
州此必然之勢也文武將吏如閫司之簽書威茂之驗

糧官皆高坐無事若加以職銜常駐此地練兵理餉造舟治具與雅黎分兩翼與越嶲相表裏有急赴援聲息易通一二日間羽檄竟達成都矣且二十年前全蜀無民兵也大征之後各以其州縣之繁簡為名募之相稱歲約糜餉十數萬矣播之役割而代彼戍者蓋三分之一今播享太平十餘年可分其半于黎成都之免戍西邊者移其戍于黎合之可得客兵三千矣而黎雅之地亦自有軍也自有屯也恐名存而實亡者亦不下于建

南所以簡稽而訓練之責成而賞罰之者亦當以建南
為例可得主兵數千矣又合而計之則贊皇之萬人其
庶幾乎雖然此善後之慮而永遠之圖也若夫目前將
士已渡瀘矣衝鋒陷敵之功非有投石超距之勇者不
能搗巢入穴之險非其游兵間道之奇者不能總之與
其以少而嘗敵也不如厚集于河南北之間與其驅市
人而用之也不如預講乎坐作進止之法若夫見可而進
相機而動雖呼吸不能喻其神煙雲不能喻其變矣豈





搦三寸管作紙上陳言所能逆料哉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舉人臣羅允文